

“即买即退”激活免税经济 成都探路消费回流新场景

本报记者 陈雪波 卢志坤 成都报道

“他们退税以后，又能来继续消费，就很方便。”近日，在成都IFS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工作人员向《中国经营报》记者介绍了新政对消费者带来的好处。



成都第一家市内免税店即将开业。

陈雪波/摄影

推动退税后多次消费

“即买即退”能够提升境外游客消费意愿，拉长消费链条，成为消费新场景。

在成都IFS购物中心内，记者看到了大量外籍购物者。在商场三楼的“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用中英双语清晰介绍了“即买即退”的流程，还有泰语相关介绍。

国家税务总局在4月8日发布《关于推广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的公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是指在已实施离境退税政策的地区，境外旅客在“即买即退”商店购买退税物品时，签订协议书并办理信用卡预授权后，即可在该商店现场申领与退税款等额的人民币款项(预付金)。

成都IFS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买即退”的流程相对简单。外籍旅客在商店购物后，只需提供有效护照、购物发票和退税申请单，然后在退付点签署协议书并办理信用卡预授权，即可现场领取退税款。相比于过去需要等到机场再退税，“即买即退”可以很快拿到退的税费进

随着国家税务总局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从多地试点推广至全国，以及市内免税店在全国多个城市的布局加速，免税经济再次引起多方关注。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走访了成都的“即买即退”商场和即将开

业的市内免税店。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即买即退”和市内免税店政策的实施，不仅提升了境外旅客的购物体验，还促进了他们的二次消费和后续消费。这些政策有助于优化旅游环境、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推动中国免税经济的发展。

行二次消费，更加方便。不过，每个申请单实退金额不能超过1万元人民币，而且需要退税人在17天内从天府国际机场离境。

具体来看，成都IFS商场内的“即买即退”商店涵盖了迪奥、圣罗兰、香奈儿、周大福等多个知名品牌，主要涉及服装、箱包、金银首饰等品类。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来退税的消费者确实以箱包、化妆品为主。消费客群方面，受益于免签政策，泰国的游客最多。记者了解到，成都“即买即退”的商店主要集中于春熙路、IFS片区。

华西证券分析师许光辉向记者表示，“即买即退”把退税环节前置在了购物之后，买完商品很快就能申请退税，让消费者直观感受到退税带来的实惠，也有利于消费者领取退税款后再一次消费，等于是提高了他们的消费能力。

“即买即退”能够提升境外游客消费意愿，拉长消费链条，成为

消费新场景。世邦魏理仕华西区战略顾问邵负责人邹丽娟也认为，一方面，通过现场现金返还，可以激发境外游客消费参与意愿，63%的游客会将退税款直接用于再购物，形成“购物—退税—再消费”的闭环；另一方面，各地免税店不断扩展业态种类，国潮文创、定制国货等品牌产品比重不断提升，带动国货出海，免税店正在成为文化输出的新场景。

根据成都市税务局向记者提供的数据，2024年成都市共有离境退税商店429家，同比增长34%，其中“即买即退”商店49家。全市离境退税金额近3000万元，商品销售额突破2.5亿元，同比增长超400%。在此基础上，2025年一季度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及退税额同比增长270%，规模已达2024年全年的41.4%，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同比增长225%，开单量同比增长206%。

拓展市内免税店

免税店内内需增长具有较大推动作用。

相比于“即买即退”的先买后退，还有一种更加便捷的购物方式，即“市内免税店”。去年8月，财政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的通知》，明确自2024年10月1日起，按照《市内免税店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市内免税店管理工作。

成都首家市内免税店也迎来实质性进展。日前，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市锦江区政府签订《成都市内免税店经营协议》，并已向国家提交备案材料和申请经营许可。该市内免税店选址锦江区仁恒置地广场，经营面积3140平方米，紧邻春熙路—盐市口商圈，地处城市CBD核心区，区位优势显著。

促进消费回流

中国希望更多的消费回流，也希望更多的外国人能来中国消费，促进国内内需的增长。

为何大力推动免税经济？许光辉介绍，免税经济不仅可以吸引更多境外旅客入境消费，还可以促进国内消费回流，提升国内消费市场的活力。

在去年商务部发布的《关于支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若干措施》中提到，要更好发挥免税店和离境退税政策作用，落实市内免税店政策，推动已批准设立的市内免税店尽快完成建设并营业。同时，鼓励国产名特优新产品、国货“潮品”进入市内免税店和口岸出境免税店销售。

特别是在中美关税战的背景下，许光辉认为，“即买即退”、市内免税店的推进表明了中国的开放姿态。中国希望更多的消费回流，也希望更多的外国人能来中国消费，促进国内内需的增长。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实施的

记者在仁恒置地广场看到，购物中心一处两层的店铺已经打围，围挡上写着“成都唯一市内免税店入驻成都仁恒置地广场”。商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座市内免税店还处在装修阶段，预计将于今年10月对外营业。

记者了解到，成都市内免税店后期将由中免集团主导运营，采用“市内选购、口岸提货”模式。在引入国际一线品牌商品的同时，市内免税店还将结合四川本地特征，推广具有四川文化特色的国货潮品，打造文化传播窗口。

邹丽娟指出，在市区设立免税店，有利于吸引境外高端消费回流，拉动关联消费增长。一是

室内免税店突破机场长时间远距离等时空限制，让购物更便利；二是市内免税店多设置在城市中心商圈，让“买买买”变成“逛逛逛”，带动区域餐饮、娱乐、酒店等相关消费。

另外，免税店内内需增长也具有较大推动作用。它通过价格优势拉动消费增长，释放消费潜力，2024年全国免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2倍。还可以加速国货品牌国际化，吸引更多国际消费品牌企业等设立区域总部。此外，免税店还能促进商贸、物流等产业链协同发展。免税店每卖出1万元商品，可形成5万元综合收入联动效益，促进包装、运输等上下游产业服务需求增加。

解码西安人口增长背后的密钥

本报记者 王登海 西安报道

在全国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的背景下，西安以2024年常住人口净增8.94万人的成绩，时隔一年再度登顶“北方人口增量第一城”。日前，《西安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其中提到，2024年年末，西安常住人口1316.76万人，比上年年末增加8.94万人。

《中国经营报》记者观察到，西安人口增量背后，是户籍新政的破冰之功，是新兴产业崛起的经济动

持续增长

2024年，西安以常住人口净增8.94万人的成绩，时隔一年重夺“北方人口增量第一城”桂冠。西安市公布的《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西安市常住人口总量达到1316.76万人，全年净增8.94万人，超越郑州、济南、青岛等北方城市，跃居北方城市常住人口增量榜首。

如果说户籍新政是打开城市大门的钥匙，那么经济发展的底盘则为人口增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就业保障。在抢人才大战中，各个同等级城市给出的政策和补贴条件日益趋同，竞争愈发激烈，而真正的城市吸引力，是能让迁徙者看到未来的可能性。

三年前，王永平从北京离职后选择落户西安，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相比于北京，西安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虽然房价逐年上涨，但整体仍处于较为合理的水平。王永平认为，西安的物价、生活节奏等也相对适中，在保证生活质量的同时，能让他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其他方面的投入和发展。而事实上，不少在北上广深漂泊的

能，亦是科教资源的厚积薄发。从2017年降低落户门槛吸引百万新市民，到近年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产业成为经济新引擎，西安的人口增量展现了内陆城市的发展韧性。

然而，在人口虹吸效应下，咸阳、安康等省内城市人口持续外流，区域发展失衡加剧。与此同时，面对大量涌入的人口，西安的就业市场是否能够完全消化？就业结构、薪资水平与人才期望之间的落差，又是否在悄然酝酿新的迁徙浪潮？

人，也逐渐把目光投向西安。

人口迁徙的浪潮背后，是城市经济实力的悄然崛起。2024年，西安的GDP达到了13317.78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3873.96亿元，增长4.1%；第三产业增加值9123.69亿元，增长4.8%。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更吸引了众多高层次人才人才的加入。经济发展为西安人口增长注入强劲动力，而丰富的教育资源，则成为人才储备的“蓄水池”。

作为“中国科教第六城”，西安拥有63所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42所研究生培养单位，85.56万本专科在校生与19.71万研究生在此求学。每年，这里输送23万本科生、5万研究生毕业生。这些高校不仅培养本地人才，还吸引周边学子，不少人毕业后选择留陕就业创业，为城市注入新鲜血液。

为进一步留住人才，西安市还提出“五年留百万”大学生就业创业目标，在西安各个高校宣讲发展形势与就业创业政策，吸引更多毕业生在西安创新创业。

增量何来？

西安的人口增量，究竟从何而来？从自然增长维度看，2024年西安出生率8.62‰，新出生人口11.35万；死亡率7.82‰，死亡人口10.30万。0.80‰的自然增长率虽高于全省(-0.69‰)和全国(-0.99‰)水平，但对人口增量贡献有限，仅贡献约1.05万人，占总增量8.94万人的11.7%。

而真正推动西安人口规模扩张的，是机械增长带来的净迁入人口。2024年，西安常住人口增加了8.94万人，其中机械增长贡献了约7.89万人，占总增量的88.4%，即每天将近245人新落户西安。

作为陕西省经济总量占比高达36%的龙头城市，西安展现出了对省内人口的强大虹吸效应。

产业待提升

作为西北地区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西安凭借教育、医疗、产业等全方位优势，对内留住本省人口，对外争夺全国人才，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代价。当人口资源向省会倾斜，带来的不仅是西安的崛起，更伴随着中小城市的“阵痛”。

以咸阳为例，作为陕西第三大城市，咸阳人口已连续三年负增长。根据统计数据，2021—2024年，咸阳市的常住人口分别为421.30万人、416.90万人、412.10万人、408.06万人。2022年、2023年、2024年，分别比上年末减少4.4万人、4.8万人、4.04万人。过去四年间，年均人口流失量超过3万人，相当于每年减少一个中等规模乡镇的人口。

咸阳的情况并非孤例，地处陕西省东南部的安康市人口规模也在不断缩减。在2021—2023年

2024年年末，陕西省常住人口为3953万人，全年仅微增1万人，而西安一城的人口增量就达到了8.94万人，相当于全省增量的8.9倍，常住人口占全省比例更是攀升至33.31%。这种人口分布的变，凸显了西安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与此同时，其他城市如宝鸡、咸阳等，由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难以与西安的新兴产业和多元就业机会相抗衡。西安凭借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满足了不同专业背景和技能水平人才的需求。

期间，安康市的户籍人口虽始终维持在300万以上，但常住人口却持续低于300万，且两者规模均呈逐年缩减态势。

数据显示，2021年年末安康市的常住人口为247.84万人，2022年年末减少至247.14万人，减少0.7万人；2023年年末进一步降至245.72万人，减少1.42万人。2021年年末的户籍人口为302.45万人，2022年年末减少至301.80万人，减少0.65万人；2023年年末降至300.75万人。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安康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差距不断扩大：2021年年末两者差值为54.61万人，2023年年末差值扩大至55.03万人，占户籍人口的18.3%。这一比例意味着，安康市近五分之一的户籍人口实际未在本市常住，长期在外居住或务工，

事实上，西安吸纳的不仅是省内人口，其作为西北唯一国家中心城市，吸引了甘肃、宁夏、青海等周边省份的迁移人口。“在西北，不去西安，还能去哪？”王永平的这句反问道破了西安的跨省吸引力密码。在西北地区城市体系中，西安的首位度优势极为突出，整个西北五省区，仅有西安一座GDP超万亿的城市，且在300公里半径内缺乏同等级竞争城市。这种“单核独大”的区域格局，使得西安的优质资源对周边形成强大虹吸效应。

“西北地区缺乏同等等级城市，西安的医疗、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又有绝对优势。”一位在西安从业多年的HR观察到，近年

人口外流现象严峻。

这种一城独大的格局，在成都、武汉推行“强省会+副中心”战略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刺眼，2024年成都人口增量7.1万，绵阳、宜宾等副中心同样保持正增长；而陕西除西安外，其他地市人口几乎集体下滑。在此情况下，咸阳、安康等市县，该如何在“大树底下”寻找属于自己的生长空间？

而人口增长背后的隐忧，远不止于数字增减，当全省乃至西北五省的人口持续向这座区域中心城市涌来时，西安的就业市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完全消化这些不断涌入的劳动力？

“月薪15000元以上的工作，通常对学历、经验等要求极为严苛，能够满足条件的人相对较少，而月薪5000元以下的岗位虽不难找，但大多是基础岗位，晋升空间

入境效果显著：(1)日本入境游人次从2009年的679万人次增长至2019年的3188万人次，年复合增长率达16.7%，并于2015年超过入境游人次；(2)旅游业对日本GDP的贡献率由2009年的5.5%提升至2019年的7.3%，2018年超过30%的旅游收入由入境游贡献；(3)日本百货免税商品销售额由2014年的539亿日元增长至2018年的3396亿日元，复合增速58%；(4)入境游极大地刺激了当地住宿需求，2014—2019年日本酒店CPI持续增长，涨幅显著高于整体CPI。

在许光辉看来，“即买即退”和市内免税店政策的实施，不仅提升了境外旅客的购物体验，还促进了他们的二次消费和后续消费。这些政策有助于优化旅游环境、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推动中国免税经济的发展。

来，西安涌现出大量“逃离北上广”的青年群体。他们之中，既有来自陕西周边市县的“本土回流人才”，更不乏甘肃、宁夏等西北省份的“跨省追梦者”。

事实确实如此。相较于周边城市，西安不仅在经济发展上一马当先，教育、医疗等资源同样令周边城市难以望其项背。西安的三甲医院数量达到兰州的3倍之多，985/211高校数量更是远超西北其他四省的总和。而高铁的开通，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人口向西安的迁徙趋势，承接了“逃离北上广”的省外人才。也正是因为此，当兰州、银川等西北城市难以突破500万人口天花板时，西安已成为整个西北的“终极目的地”。

与职业发展受到较大限制。”从北京迁徙到西安后，王永平用三年时间摸透了西安就业市场的“温差”，西安有大厂，但是不多，好的岗位大多也已经饱和。

“特别是对于高学历、高技能人才而言，西安的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与一线城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不少北上广来西安后有一定的心理落差。”该HR告诉记者，虽然西安的经济持续发展，就业岗位不断增加，但就业结构不合理、就业质量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

数据显示，2024年，西安人均可支配收入45082元，低于武汉的59732元、杭州的76777元。

而这种落差，让许多和王永平一样“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陷入选择困境。在现实压力下，王永平注意到身边已有不少人动了“二次迁徙”的念头。